



“法朗吉”主要成员，左起：菲利普、耶勒、尚万

“法朗吉”(la Phalange),或曰“法朗斯泰尔”(le Phalanstère)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臆想的人类“和谐社会”...

一切起始于巴黎,布吕纳大妈在塞纳河圣路易岛上的圣路易街88号经营一间简陋食肆,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们果腹...

查理-路易·菲利普的几部作品中,《蒙巴纳斯的布布》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妇女卖淫现象,给读者印象最深...

查理-路易·菲利普经莫里斯·巴莱斯帮助,在巴黎市政厅谋了个卑微的巡察差役,聊以糊口。不过,他因此得以在书报亭、货摊和饭馆闲逛,观察社会百态...

这个以文学上共同目标的集体里,另一位重要成员,她就是后登上巴黎时装周舞台的玛格丽特·奥杜。此女幼年在孤儿院度过凄惨童年...

穷秀才的文学法朗吉

□沈大力



玛格丽特·奥杜

人,得到当时主宰文坛的阿克塔夫·米歇尔和路易·菲利普的赞赏,由二人共同推荐到法斯盖尔书局出版社付梓,赢得众多读者,荣获“费米娜文学奖”...

诗人查理·尚万是该文学法朗吉的活跃成员。他的职业是律师,当过拉波里先生的秘书,后者在“德莱福斯事件”中充当左拉的辩护人...

确实,在这个穷秀才的“法朗吉”里,大家安于贫清淡泊,常常分着吃一大块面包抹些鸭肝酱,然后兴趣盎然地探讨文学与艺术...

画家弗朗西斯·茹尔丹1953年在《无怨无悔》一书中回首往事,追忆那一段难忘的“友谊岁月”。他说,当时大伙儿凑钱租住在一所简陋房子里,自己把卧室墙壁涂成梵高喜欢的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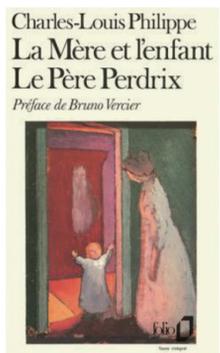
想当年,沃尔特骑自行车到达卡赫奈坦,跟小伙伴们会合。他用一个喷水壶冲头,在地上,或草从里睡一觉,难得畅快。这伙穷文人在“法朗吉”探讨文学、艺术、歌谣,或世态炎凉,夸夸其谈,无所不论及...



欧仁·达比作品《北方旅馆》



奥杜小说《玛丽-克莱尔的作坊》



查理-路易·菲利普作品《母与子》

写作。据茹尔丹回忆,耶勒在那儿手舞足蹈,口无遮拦地大吐狂言,冲破了早晨的沉寂。菲利普写他的小说,沃尔特则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时至1907年,文学法朗吉离开了卡赫奈坦村,但其成员得到时间的赏赐,一个个都成才发迹;有的变为“大作家”,另一些是著名画家或学者...

20世纪初在六角国出现的文学“法朗吉”,无疑是文坛艺苑的新鲜事物,形成一股“民众文学”潮流,后由《世上受苦人》的作者亨利·布拉依和《北方旅馆》的作者欧仁·达比继承发扬...

时下,法国又兴起一种类似“法朗吉”的生态共同体,投入者远离大都会,在乡野实行共同劳作,财富共享,管理理念采纳直接民主和生态文明...



□董纯

悼念让-保尔·贝尔蒙多

2021年9月6日下午,法国影坛巨星让-保尔·贝尔蒙多离世,给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欣赏他谦逊人格和高超演技的观众心中留下了无法慰藉的悲伤...

我第一次见到法国“影帝”是1995年,与今天一样,正值金秋。彼时,上海电视台为拍摄电视文献纪录片《巨人的足迹》,派出领队姜招虎、编导章昆华一行,来到巴黎实地收集资料...

周总理在巴黎两年期间,曾寓居十三区戈德伏洛瓦街一家小旅馆。该处的门墙上现今有一块镌刻着周恩来浮雕像的纪念碑,供后来人瞻仰。法国“斯多葛出版社”原文学部主任玛丽-彼埃尔·贝女士向记者证实,周恩来浮雕纪念牌的倡议者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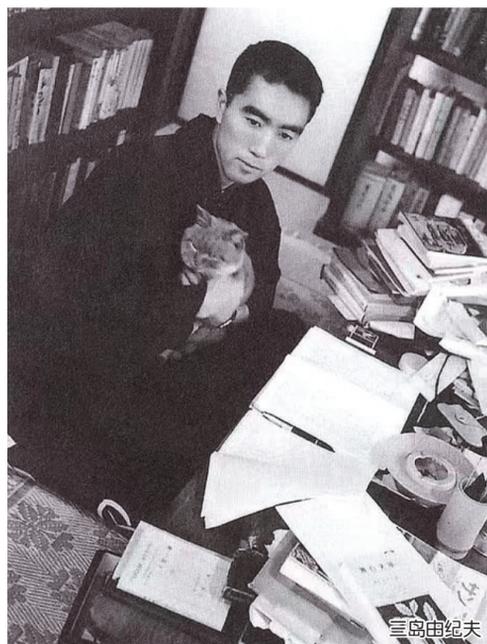
上海电视台摄制组一行听说我可以帮助他们,便委托我跟我小贝尔蒙多联系,请他介绍老雕塑家当年雕刻周恩来头像的情况。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磋商,让-保尔·贝尔蒙多安排出半小时接待中国朋友...

这位被法国人称为“国宝”的影坛翘楚,丝毫没有架子,像小学生一样听从摄影师和编导安排,坐在布置着戏剧历史背景的演员休息厅里,向大家娓娓谈起了他父亲的“中国情结”：“父亲得知中国大使馆委托他雕刻周恩来头像,感到非常自豪。那几天,我们全家人都成了中国迷,饭桌上谈的全都是中国话题...”

让-保尔·贝尔蒙多的话语打动在场每一个中国客人的心扉。他深情地回忆：“父亲当年对我们说：‘我有幸与周恩来同龄。这是我对这位伟人表达崇敬的机会,也是一次艺术上的挑战。我一定要雕塑出他的神韵来。’后来,听说中国朋友对我父亲的作品很满意,大家都感到欣慰...”

时间很快流逝,采访结束了。让-保尔·贝尔蒙多热情为中国影迷签名留念。双方分手时,他认真地表示：“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你们的国家。也许,还要为我父亲在北京或上海办个作品展览呢。”事后,龚古尔学院院长罗勃莱斯说,小贝尔蒙多还专程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要走了《人民日报》等媒体介绍其父亲的《匠心雕出伟大的生命》和《悼保尔·贝尔蒙多》两篇文章。

让-保尔·贝尔蒙多离开了深爱他的观众,带走了无人可与之相比的真诚笑容和对生活的热情,但贝尔蒙多父子两代人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将永远被我们铭记在心。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生死渴望与极致的艺术美

□赵建中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的异类。作为日本战后的文学大师,他有10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36部被搬上舞台,7部得过各种文学奖,并二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日本文学评论家千叶宣一曾将三岛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托马斯·曼一起,并称为20世纪四大作家...

三岛由纪夫热衷于锻炼身体。在他的随笔中,洋溢着参加体育运动的喜悦。可以说,三岛通过体育运动,实现了他的“艺术与新生”。

1946年的夏天,日本某周刊杂志刊登了一张早稻田大学开设健身课的照片,并配文评论:谁都能锻炼成这样的身体。三岛看到后,就以病人尝试新药的心情给编辑部打电话,于是,编辑部就给他介绍了早稻田大学的玉利斋教练。在日活酒店初次见面的时候,玉利让三岛看他衬衫里面抽动的胸肌,并对三岛说: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三岛觉得这句话很给力,于是就开始了加练。

在此之前,三岛曾经尝试过马术训练,并在自家院子里做了个单杠,经常将身体悬挂在上面,但是,这对他提升身体素质似乎无济于事。三岛的少年时代被“强烈的肉体自卑感”所困扰,普通的少年都会走到室外,在太阳的照射下忘我地玩耍,但三岛却与一般少年的日常生活完全脱离。由于胃口差,三岛身体消瘦,并整天闷在屋子里。三岛由祖母带大,祖母为了照顾他体弱多病的身体,并为了避免让他遇到麻烦事,就禁止他与附近的男孩子们一起游玩,陪他游玩的只有她选定的三个女孩子。

运动赋予他活力,给他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变革。在开始健身的第四个月,三岛遇到原海军的体操教官铃木智雄,并开始去“自由之丘”健身房练习。铃木的性格阳光、活泼,反对健身理念中的清规戒律。三岛立刻被他吸引,成了他的弟子。对铃木倡导的“在生活中融入体育”这一口号,三岛十分信奉并广

为宣传。经过半年的健身,三岛的身体已经到了裸露在众人面前也不感到胆怯的程度。一年之后,三岛对自己的身体已充满自信。接着,三岛去专业的健身房练习拳击,而且拳击水平很快名列前茅,但由于觉得体力有限,三岛在一年后停止拳击练习,开始学习剑道。剑道很适合三岛,他甚至觉得这是命运的引导。三岛身体与精神状态的变化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正面影响,这期间,他写下了《金阁寺》(1956年),并获得第八次读卖文学奖。

三岛由纪夫在随笔《拳击与小说》(1957年)中说:从身体羸弱的少年时代开始,他就从生命、活力、能量、夏天的阳光中被决定性地、或者说宿命性地隔开了。这时期,三岛参加健身、拳击,办刊物,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精神面貌与之前有很大不同。

三岛从战前的学生时代就开始写小说,战后,他得到川端康成的知遇,将《烟草》发表在《人间》杂志,从此登上文坛。1949年,三岛写下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由于该作品的成功,三岛被视为日本战后文坛的旗手。精明的三岛知道作家的“告白”是作家通向文坛的成功之路,于是也采取这种方式,但他没有采用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式的告白,而是在“告白”前冠以“假面”这两个字。这是有良苦用心的。像三岛这样的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可能毫无掩饰地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进行告白,但戴上假面之后,原本基于事实的告白就成了虚构。这是三岛经过周密考量以后想出的高超策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根本不像一个24岁的青年的做派。

日本文艺评论家、剧作家福田恒存评析关于《假面的告白》的文章中,指出作者是“丰饶的贫瘠”。三岛精心设计的“假面”实际上是他从体弱多病的少年时代就开始具有对肉体的自卑感与脱离阳光与邻人的隔绝感的佐证。直到创作《金阁寺》为止,三岛一直在将自己强烈的自卑感转化为文学创作上的能量,同时由于戴上了假面具,他人设也几乎臻于完美。

在三岛生前与其交往密切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世界知名的日本学家、翻译家、作家唐纳德·基恩曾找机会向三岛确认过,《假面的告白》叙述的几乎都是真人真事。

肉体的自卑感促使三岛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这部小

说中隐藏着三岛文学的秘密,就是克服肉体的自卑感,再者,三岛少年时代在与夏日阳光与男孩子们“隔绝”的环境中形成的特殊的性取向,也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

三岛在《假面的告白》中写道:“人生就像是舞台,每个人都会这样说。但像我这样,从少年时期即将结束时起就一直被这种想法所桎梏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虽然我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毕竟人生经验尚浅,思想单纯,尽管内心的某个角落怀疑其他人的人生不应该是我的这种形式出发,但还是有七分相信,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人生的。我乐观地相信,只要想办法完成表演,一切就会落幕。我早天的假说也是建立在这一个想法基础上的。”

因为肉体的虚弱及经历过战争,主人公幻想着自己会夭折,于是就觉得人生是一个舞台。但在已经无法期待夭折的战后,这一想法自然就应该否定。一方面是要对夭折进行否定,一方面是要按照从日本一度被禁的《叶隐》那里学到的伦理道德生活,这是三岛的悖论。结果,三岛在战后没有选择符合社会主流的生存之道,而是选择戴上假面具,并作为自我防御的有力武器。

在写作《金阁寺》之前,三岛已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戏曲、评论。《金阁寺》是一部搭上三岛野心并达到创作顶峰的杰作,具有深刻的象征性,一出版就受到高度赞扬,并获得读卖文学奖,成为三岛的代表作品,之后又被翻译到多个国家。三岛在30岁的年纪就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简直令人惊愕。

总之,三岛的精神成长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他想从正面创造艺术的美,却撞上世界上最黑暗的思想;只有当他开始参加体育活动的時候,才在肉体的自我改造中找到自信,逐渐消除了自卑感与隔绝感。

三岛对创作不断进行探索。继《金阁寺》以后,三岛创作了长篇小说《镜子之家》。尽管他对该创作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但仍然以失败告终,在批评家中声誉不好。此后,三岛突然出版中篇小说《忧国》(1961年)。《忧国》赞美了因受“二二六”事件牵连而死去的一对青年军官夫妇。主人公武山中尉夫妇英俊、美丽,他们深深地相爱,最后坚守着对理想的信念死去。这部作品在五年后被拍成电影,由三岛自己扮演主人公。如前所述,由于自童年时代起就具有的自卑感与隔绝感,